

孙子九地篇新解

孙子一书，诚如昔人所谓：「言言硕画，字字宏谟。」使人百读不厌，一字一沉思，每读一过，辄有新义，萌于脑中。迨以解甲归来，家居无俚，吾友李君浴日，携其名作「孙子兵法新研究」见赠，取而读之，读竟，卷卷冥思，细考其十三篇中，某篇主论何事？某句含义何居？欲于字里行间，推求其大旨所在，读至九地篇，恍惚如有所触，回环默诵，至废寝餐。深觉此篇虽名九地，但从全篇纲领，前后文旨观之，外表似论地形，至其内容，则皆发挥精神作用之理论也。篇中各节，有宾有主，轻重分明：宾为烘染点缀，只淡写轻描，借以疏通文气，主则透辟精微，实针针见血，反覆以畅所欲言。其旨远，其文奇，颇耐人吟味。因就管窥所及，揭摘篇中要语，连缀成文，以伸一得之见。

所谓九地，虽有散地、轻地、争地、交地、衢地、重地、圯地、围地、死地之分，细绎其释义，死地独与众殊，为篇中纲领，即所谓主也，余皆宾耳。盖死地云者，系指「疾战则存，不疾战则亡」之地，其所云云，无具体形状，可资举示，疾战不疾战，视当时情况而定，不以地形限也。非若其他八地，言之有物可比。围地一塞其阙，立成死地；轻地重地，有时或须疾战，亦可以死地视之；死地一词，其实可概八地。故其下文各节，多以死地为言，间及围地，其余七地，或省或略，仅可视为文章起伏之波澜，似与全篇弘旨无涉。例如：「凡为客之道，深则专，浅则散，去国越境而师者，绝地也；四通者，衢地也；入深者，重地也；入浅者，轻地也；背固前隘者，围地也；无所往者，死地也。」一节。对于散地、争地、交地、圯地，皆略而不言，重地轻地，不过为照应「深则专，浅则散；」二句之文气而顺及之耳。最后一句「无所往者，死地也。」，方为点睛语，举此以明所谓宾主之说。篇中大旨，当于此中求之。

何以知其然也？盖篇中屡言无所往，大有深意存焉。曰：「投之无所往，死且不北，死焉不得，士人尽力。」言其效用大也。夫遇战而有死且不北之心，则临阵决不畏缩潜逃，赴敌必能勇往迈进，战场上所望于士兵者，不外此耳，能如是，吾无忧矣。故曰：「无所往则固。」无不一以当百，所向无前，故曰：「投之无所往，诸刳之勇也。」所谓「投之无所往」者，投之死地之谓；故曰：「无所往者，死地。」语意至明，无待繁释。惟其用意，以战场为争「死生之地」，非先置「死」于度外，不足以言求「生」也。由此观之，「无所往」三字，殆为全篇主眼，不可等闲视之。

夫死，人之所恶也。曰：「吾士无余财，非恶货也（此句是宾）；无余命，非恶寿也（此句是主）。」篇中固已明言之，今欲投之于死，必须多方以导之，平时明耻教战，临事复励之以效忠，则其牺牲精神，油然焕发，自能「齐勇若一」，以副吾之所期。将军慷慨陈词，勛以杀身成仁之义，士卒闻之，得不泣数行下？所谓：「令发之日，士卒坐者，涕沾襟，偃卧者，涕交颐。」者，形容士兵裹伤赴敌（此指偃卧者），扶疾执兵（此指坐者）之词也。何等悲壮沉痛！

能使士兵勇于赴汤蹈火，视死如归，方足以为人将。故曰：「聚三军之众，投之于险，此将军之事也。」此不灭之论，可作原则观，故「投之亡地然后存，陷之死地然后生；」一语，遂成千古名言，为历代名将所引用。三军之众，而曰投者，盖视如一物，若使一人，操纵从心，易如反掌，故曰：「投之」也；曰：「善用兵者，携手若使一人，」曰：「犯三军之众，若使一人。」意盖指此，表示指挥能从心所欲，故能「若驱群羊，驱而往，驱而来，莫知所之。」篇中又谓：「兵士甚陷则不惧」，「不得已则鬪」，皆据心理而云然，欲使之「不惧」，使之「鬪」，非「投之于险」不足以致之。所谓「陷」即「投之于险」之意。「夫众陷于害，然后能为胜败」，非投之陷之，孰肯就之，观「帅与之期，如登高而去其梯」一语可知矣。此语可谓咄咄逼人，虽「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」之句，未足以喻其险。当斯时也，宁容士卒反顾哉！「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，而发其机。」如箭在弦，不得不发，可见其紧张之极。项羽之破釜沉舟，韩信之背水成阵，皆「投之无所往」、「陷之于险」之手段也。使兵士处于「甚陷」，处于「不得已」之境，「不惧」之心，决死生之「鬪」，未有不能克敌致果者也。

围地，背固前隘，处极危之地，犹以为未什也，乃谋「塞其阙」、「示之以不活」，非置之死地不已。读「围地，吾将塞其阙」，「死地，吾将示之以不活」二语，能使人不寒而栗。单就其字义言之，似无甚精义，若从前后文义以推其旨，则觉妙不可言。曰：「甚陷则不惧」、「无所往则固」；曰：「围则御」、「不得已则鬪」；曰：「投之亡地然后存，陷之死地然后生。」皆此二句之注脚，散见于前后文者也。篇中处处言投言陷，无不以死为前提，盖不得已也。观「善用兵者，携手若使一人，不得已也。」之言，知其用心苦矣。能使「其兵不修而戒，不求而得，不约而亲，不令而信。」者，吾能利用「投之无所往」之势也；「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，众寡不相恃，贵贱不相救，上下不相收，卒离而不集，兵合而不齐。」者，因敌昧于「投之于险」之术也。故曰：「将军之事：静以幽，正以治。」可不慎哉！

精神作用，关系至深，故须把握士兵心理，从而利用之，以发挥其极致。故曰：「九地之变，屈伸之利，（此二句是宾）人情之理，（此句是主）不可不察也。」时而「易其事，革其谋」；时而「易其居，迂其途」，以「愚士卒之耳目，使之无知。」以实行其不可测之计，「并气积力，运兵计谋，为不可测」云者，其此之谓乎？士卒之耳目可愚，则其意亦易动摇，故曰：「禁祥去疑」所以防妖言惑众以固军心也。决心既定，无所用其踌躇，登高去梯，理无先告；故曰：「犯之以事，勿告以言，犯之以利，勿告以害。」盖使「众陷于害，然后能为胜败」也。欲「陷于害」，非「施无法之赏，悬无政之令」，不足励士赏功。用众之道，当于「人情之理」一句中领会之。

此篇开首「用兵之法：有散地、有轻地……」「诸侯自战其地者，为散地。入人之地而不深者，为轻地……」「是故散地则无战；轻地则无止……」一段，先将其种类分别列出，次将其定义确切说明，最后始将其战法举以示人，层次井然，有条不紊。读者遂误会其旨，以为主在论述地形，殊不知此篇系借死地以阐发其对

于心理之见解，以示精神作用关系至巨也。曰：「兵士甚陷则不惧，无所往则固，入深则拘，不得已则鬪。」曰：「兵之情；围则御，不得已则鬪，逼则从。」曰：「人情之理，不可不察也。」曰：「同舟济而遇风，其相救也，如左右手。」曰：「齐勇如一。」曰：「若便一人。」曰：「为不可测。」曰：「并力一向，千里杀将，」曰：「始如处女，敌人开户；后如脱兔，敌不及拒。」凡此诸言，皆篇中骨干脉络，精义之所在也。复谆谆论死生存亡，以伸其义。曰：「疾战则存，不疾战则亡。」曰：「死且不北，死焉不得，士人尽力。」曰：「禁祥去疑，至死无所之。」曰：「无余命，非恶寿也。」曰：「吾将示之以不活。」曰：「投之亡地然后存，陷之死地然后生。」皆从心理上研究所得之结论也。其他所谓：「散地则无战；轻地则无止；争地则无攻；交地则无绝；衢地则合交；重地则掠；圯地则行；」也者，无非各就其环境，说明其心理作用耳。地形其外壳也，非重心之所在；原文具在，非好为高论以耸听也。统观全篇所论，大抵皆属精神方面之理论，深中肯綮。故特表而出之。

近年以来，注释孙子之书，风起云涌，皆皇皇巨著，累十数万言，迄无一人道破此中秘旨，不辞腹俭，试作斯篇，名之曰：「新解」，灾之梨枣，亦不得已也。